

小說 佳作 齊家敏

筆名/魚的腳

個人簡介：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四年級

現居每晨起床皆能望見太平洋的地方，但半年後將會搬離，還不知未來的去向，希望也是個溫暖的城市。曾獲阿公店文學獎、親情文學獎等，另著有師生創作集《華緣綺語》。

亻也

初三的早晨寒意逼人，冷風從窗戶的小縫鑽入，在他眼皮上流連忘返。從被窩中伸出的右手，滑了兩遍才止住不停作響的手機鬧鐘。他從床鋪下方拎起一件黑橘色的短袖，閉著眼套上身，搖搖晃晃地起身，呵欠連連。

床鋪以外的空氣都很冰冷。他的喉嚨刺痛，吐出來的氣有剛起床的酸味，如廁，盥洗，穿上黑色羽絨外套，戴上黑色口罩，他在十分鐘內就出了門。

俗話所言「初三暈到飽」。但侷限於春節能舒坦躺臥家中的人，他們確實該睡個徹底，補足前三天過度消耗的社交能力。而像他這樣為金錢所迫的打工族，沒有各方親戚要見，也沒有盛大的除夕飯要分批解決，他只需起個大早，趕往幾公里外的飲料小舖，迎接今天的生意興隆。

早上的捷運乘客不多，散開在車廂的各處。延續了兩年多的疫情，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尤其今年冬天格外嚴峻，緊張的氣氛從新聞漫溢而出，纏繞在素不相識的路人間。沒有人知道其他人從哪裡來，要趕往哪裡去。唾沫是未爆彈，細小難纏，所以只好假裝彼此的肩膀裝有拒馬，阻止無名的人靠近。在疫情時代，除了自己，所有人都是無名的人。他們唯一的靈魂，是拿起手機，刷完條碼，播出去的數字和簡訊。

他坐在座椅最左邊，全身罩在羽絨衣裡，肩膀靠著身側的玻璃滑手機。玻璃上頭不算乾淨，有前人的指紋印，或是幾道白色痕跡糾葛一團，是疫情時代最可怕的東西。隨著捷運無規律的左右晃動，他眨了眨瞇睡漸染的眼睛，試圖清醒一些。捷運車門開了又關，三三兩兩的路人離開又進來，將車廂內密封的暖意沾染寒氣，他在口罩後打了個呵欠，漫不經心地翻閱新聞網站，對於身旁的動靜毫不關心。

直至一聲清脆的「喀擦」在寂靜的車廂中響起。

他抬起頭，發現這節車廂除了自己和對面的年輕女孩外，只剩一位相隔幾個座位、頭戴毛帽，仰靠在椅背上的阿伯。阿伯的口罩露出了半個鼻孔，雙手交疊在大腿上，身子歪斜，看起來睡得很沉。而他對面女孩的瀏海和眼鏡遮住了半張臉，口罩遮住了另外半張臉。她坐姿端正，身穿淺粉色大衣，手機靠立

在大腿上，雙手扶著手機打字。她顯然沒察覺異樣，對一切充耳不聞。

他的頭仍舊低著，除了視線在阿伯與女孩間來回擺動外，其餘皆不為所

動，終定睛於女孩的手機鏡頭上。鏡頭剛好對著他的眼睛。他眨眨眼，伸手從後背包裡掏出黑色的藍芽耳機，戴在兩耳上，點開了歌單，才將視線放回手機螢幕，百無聊賴地繼續瀏覽上頭的確診人數與相關資料。

臺灣不像國外，早已病了又康復，再病了又康復。眾人心惶惶，連新聞的文字都止不住顫抖起來。沒有人想讓自己的名字變成一串數字。就算在簡訊中早已是一串數字，但還不想在人口中變成另外一串。

看著媒體發布的記者會照片，他突然想起剛才的聲響是手機內建相機拍照時的提示音。

和多數的年輕男孩相同，他的青春大半時間皆奔馳於籃球場上，高中甚至待過校隊兩年，代表學校比過幾場比賽，拿過幾個小獎。青春裡的男孩們特別愛打籃球，除了讀書，籃球幾乎是他們的全部，連談戀愛也在籃球場談，難以離開。那時人與人的距離還很近，笑容尚未藏在口罩後面，相處也不需單憑眼神猜測，簡單的招呼便能將情緒和赤誠傳遞，讓熱血在場內沸騰。

他接過隊友的長傳，右手運球，上籃，一氣呵成。球穿越籃筐落地的同時，場外也響起鼓掌與叫好。他轉頭，看見女孩們三五成群，圍在籃球場的四周。

喀擦、喀擦。他接過隊友遞來的毛巾和水，昂首喝了幾口，聽著隊友的調侃。「不錯啊你，大夯哥。」他笑了笑，沒有答話，只是把毛巾甩上肩膀。外頭又是一陣窸窣。

他習慣在賽後拿起手機，看著螢幕跳出一則則通知，顯示他又出現在哪個女孩的社群平台，照片上多麼瀟灑帥氣，汗水沿著肩頸探尋，最終消失在運動衫下。如果女孩們拍攝的是影片，那多會伴隨細碎的尖叫，她們試圖屏息，不破壞眼中完美的景象，要將他最好的一面細細刻劃。

那些女孩他幾乎不認識，也未曾與她們的社群帳號有過聯繫，但她們總能從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，哪怕他連一張相片都未放在社群平台上。

所以他很敏感，就算快門聲再小，他也能輕易發覺，清楚聽見。但那是多年以前，他原以為自己忘記了——因為他自己從不開相機提示音——直到剛才。

喀擦喀擦。歷歷在耳。對面的女孩過兩站後就下車了。他依舊低著頭，除了炸裂在耳機裡的搖滾

樂，對其他都聽若罔聞。但耳朵不像眼睛或嘴巴，說不看不吃，便能緊緊閉著。聲音無法自行選擇，連呼吸都可以，但聲音不行，多不公平。女孩的脚步聲還是摻雜在音樂的空隙中，他知道她走了沒幾步，在玻璃版的另一側停下來，透過餘光可以瞧見玻璃對面她的粉色大衣，上頭有細細絨毛。他想，有一雙眼睛停在自己頭上。他正在被上下打量。

捷運搖晃著停下，車門開了。腳步聲遲了幾秒才再響起。她走出去，車門關了，車廂仍是一片安靜。

幾秒後，捷運搖搖晃晃地繼續行駛，他繼續滑手機，阿伯繼續睡得沉穩。至於女孩帶出去的那張他的相片，誰也不知道會走去哪裡。

他在一間離家很遠的連鎖飲料店打工。這間飲料店遍佈整座城市，但稀奇的是當時只有這間分店在徵人。他別無選擇，只能每天早早起床，早早上班。

初三和他一起值班的是店長和一位新來的金髮同事。兩名女孩。店長戴著一副厚重黑框眼鏡，頭髮綁起來塞進帽子裡，蹲坐在後門的小巷裡抽菸，看著他和金髮同事拖地，意興闌珊。金髮同事剛剪了一頭短髮，頭頂長出些黑髮，但戴上帽子後就看不著了。

他和金髮同事才認識幾天，特別不熟，但她喜歡勾著他的肩，向後哈哈大笑，拉扯他的身子。他每次都覺得五臟六腑全向後仰，連同後背撞在她的胸前。她不以為意，他撇撇嘴，移動了身體，將內臟留在她手下，唯獨後背離開。

初三早晨也是。他的內臟還留在店內，僅剩身體提著水桶去後門換水，店長剛好從雙唇中吐出一陣白煙。

「你心情不好？」

「沒啊，只是沒睡飽。」他把黑不見底的汗水全倒入排水溝。

「是嗎，那等等開店注意一下，你的臉臭得要命。」那隻白煙叼回店長雙脣中。他提起乾淨的水桶，轉身回去。

他進店時，金髮同事正舉著拖把，在地上畫畫。她轉頭看見他，邊笑邊把地上的水痕抹掉，地板顏色變得更深了。不知道那些水痕裡有沒有混入他的肺腑。

他放下水桶，有幾滴水濺了出來。

「剩下的我來吧，麻煩妳去裡面拿今天要用的水果。」他想了想，補充道：「最大包的那袋。」

「哪裡最大包？下面嗎？」金髮同事哈哈大笑，將拖把遞進他掌心，走進

了小小的儲物間。而他費了好大的勁，才沒將那隻拖把扔下。他搞不清楚是拖把過重，還是上頭的木屑過刺，居然握也握不住。後來鄰近開店時間，轉開裝有綠茶的大桶時，他才意識到，原來是他的手過抖，不是拖把的錯。

過年的客人特別多，他們總愛一口氣點上五杯飲料左右，有時更甚。而最受歡迎的莫過於價錢能換上一份便當的品項，尤其冬天限定的草莓飲品每天都銷售一空。辛苦了一年終迎接年假，人們總愛打著犒賞自己的名義，買些平日裡下不了手的東西——但又不能太貴——奢侈的飲料正是好選擇。

大部分的人點完餐會站在騎樓底下滑手機，等待喚到他們的號碼，時常需多喊幾聲，他們才會恍然驚醒，走上前，提走他們的飲料。但偶爾，極少時，點完餐的人會站在櫃台旁嘰嘰喳喳，聊些不重要的話，他沒興趣偷聽，但金髮同事喜歡，常會小小聲和他分享。說那個女孩昨天和她男友吵架欸，也說那群人等等要去大魯閣打棒球，真好，過年不用上班。

店內除了喇叭裡的流行音樂、晃動鋼杯和封膜機的聲音外，僅剩金髮同事時不時的低語和訕笑。他的臉藏在口罩後，唯露出一雙彎彎的眼睛，眼角有微笑才會露出的細紋。但這不代表他喜歡金髮同事的笑話，只是為了表露所剩不多的服務精神，外加店長的提醒：他的臉可不能臭得要命。

至於藏在口罩底下，緊抿的雙唇則無人能管。幸好無論疫情有否，飲料店店員都不能摘下口罩。他可以永遠擋住自己的不適。不幸中的小幸運。

但比不幸更不幸的是，他被來訪的客人搭訕。（在金髮同事到職前他就遇過幾次，而今天是金髮同事第一次看見。）欸欸欸，你看，那幾個女孩一直看你欸。金髮同事用手肘撞了他一下，他向另一側踉蹌。「是嗎，沒有吧。」他把「妳才不要一直看人家」硬生生吞回去。有啦，真的有啦，跟你打賭，等等他們會來找你要 IG，欸欸欸，你看——

走來的女孩很靦腆，捧著手機的手指有些發抖，她小小聲地說話，有隻手不斷撥弄耳側的細髮。您要什麼？金髮同事詢問度聲音比平時大上一倍。

「想、想要一杯珍珠奶茶，三分糖，去冰，要刷載具，謝謝。」女孩遞出手機，看上去欲言又止。他轉身，背對外頭，繼續準備製作不完的飲料清單。他又試圖將耳朵閉上。

快點說啊！妳不要怕啦！女孩身後的好友七嘴八舌。好吵。她們還上前推了女孩的背。那個，我可以要一下那位男店員的 IG 嗎？

聞言，金髮同事甩起一頭短髮，聲音更高亢了點。好啊，沒問題。她看上

去高高在上，意氣風發。喂呀，她想要你的 IG——金髮店員拖足了尾音，還悄聲附上一句：很可愛的妹唷。

他很想假裝沒有聽見，他很希望別人可以看出他有一雙緊閉的耳朵。但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。世人都只能瞧見耳廓，絲毫不在意真正的樣子是什麼。就像搭訕的女孩一樣，她們只看見了自己的外在模樣，卻沒想過身體底下的真相。他沒有適配的靈魂，倒是徒有一具他人喜歡的軀殼。他甚至連內臟都沒有。

準備著上上一位客人指名的冬瓜青茶，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飲料和喇叭裡的音樂上面。他裝作耳朵可以選擇想聽的聲音，裝作聽不見女孩們的言談與呼喚。喂喂喂。金髮同事更靠近了一點。你沒聽見嗎？人家妹妹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欸。

好不容易。因為別人用盡臉皮和自尊心，所以受者就一定要接納，以防好不容易的一切碎成悲傷和難堪的形狀。這是現代社會的潛規則，為了保護弱者。但他還沒認清誰是弱者。

「我沒有 IG。」冬瓜青茶很冰。現在已經很少人點正常冰了，久違遇上一次，手指和塑膠杯身接觸時，感到一瞬的冷意。

怎麼可能！金髮同事嚷嚷。現在哪有人沒有 IG 的，你莫共我騙！快啦，不要害羞。

「沒在用。」飲料杯裡的冰塊碰撞，喀啦喀啦，它們在綠褐色的茶裡游泳。有點沉重。

靠，也太沒禮貌了吧。算了啦，也不知道口罩拿下來長怎樣。女孩的朋友們在後頭悻悻然道，但她們看不見女孩的眼睛。女孩的眼睛鬆了一口氣，卻又有點可惜，還有一些不甘心，以及幾絲不明顯的得意。她道了謝，加上一句抱歉，接著退回朋友中間，堅固的堡壘隨之堆砌，嚴防無禮的強者。她們的眼神狠毒，好似他十惡不赦。金髮同事咋舌，呸，看不起誰。然後店內剩下音樂、晃動鋼杯和封膜機的聲音。

把耳朵打開後，喇叭裡的音樂大了許多。他聽了一會兒，發現正在播放汪蘇瀧的〈隨便〉。這是他國中很喜歡的歌手，但現在的國中生肯定都沒聽過。居然不是「流行」音樂，他感到稀奇。

他和晚班的同事交了班。金髮同事卸下圍裙後便窩在儲物間的板凳上滑手機，沒和前幾天一樣揮手道別，大概意識到他是個目中無人的男人了吧。店長

在木板子上打了幾個勾，瞥了他一眼，挑眉示意再見後，走到後門點了一根菸。是今天的第三根，他記得店長很久以前說過要戒菸。

踏入店外，陷入喧囂繁鬧中，世界開始對他充耳不聞，他不過小小過客，無人在意。他喜歡這樣。夜晚的城市仍然燈火通明，高樓中佈滿發著光的方形，它們代表一個個生命，鮮活地、炙熱地活在這世上。他曾經在一本書上看過一句話：這世界上有多少牙刷，就有多少人。那之後，他就開始擁有兩隻牙刷，早上一隻，晚上一隻，中午多半在外頭度過，不會刷牙。

擁有兩隻牙刷，就算沒有兩個人，是不是也能有兩個靈魂。

口袋裏的手機震動了幾下，他拿起一看，發現上頭滿是上班時間未讀的訊息。有些廣告，有些新聞通知，有些班群裡的閒聊，也有些擾人的問候和自以為幽默——這些訊息總讓他以為自己是個回訊息機器人。

早安啊。你今天要做甚麼？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飯？聽說今天有流星雨唷！你為什麼都不回訊息啊？不讀不回真的很討人厭，你知道嗎。

他其實沒有很多朋友。所謂的朋友，是他夜晚想找人談心，或車禍時會通知的對象，不是任何一個和他談上話的人都能成為朋友。可惜的是，他手機通訊軟體裡跳出的名單，多半不是他的朋友。這些人喜歡說些曖昧不明的話，似在賭他會不會上鉤；他們也喜歡問些私人問題，想拉近彼此關係。但他只會拉下訊息通知，草草看過，連點進去已讀都懶得做。

他僅點開了一個班上三五好友揪團打遊戲的群組，說了句今天打工太累不上線了，之後便將手機設為靜音，塞進外套口袋裡。

以前，準確想來大約是半年前，他遇上搭訕還會有禮貌地遞出聯絡方式。像金髮同事說的，對方好不容易鼓起勇氣，一句話的背後飽含一瞬心動和下定決心，他知道那很難得。所以他會設法捧住，將對方的「好不容易」細心看管，縱使只有這短暫的幾分鐘。

但對方顯然不這麼認為。大多數的人如願得到了他們想要的，不管男生還是女生，便會得寸進尺，開始貪婪索取。他們希望和他暢所欲言，希望他能談笑風生或陽光迷人，希望他能霸氣外露或冷艷銷魂，希望他長成他們想像中的樣子。不行也無妨，他們退而求其次，希望他是個好聊天的對象。

那副皮囊後面，他們渴望是同樣美好的樣子。但他不是

。

他討厭和陌生人進行客套以外的對話，這令他感到勉強和刻意，而且一開始就明白對方的意圖遠不是做朋友那樣簡單。他們會噓寒問暖，照三餐問候，偶爾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，少時邀他出遊。可能是吃飯、看電影，或是一起看展覽，都是年輕流行的活動，他沒有不喜歡，但也沒特別喜歡。何況是和壓根不熟悉的人出門，他一點也不想赴約。

你真的很高冷。回個訊息很難嗎？你為什麼都不理我呀，是不是不喜歡我？這部電影看你在動態說想看，怎麼我邀了你又不來。

然後很快，這些情緒便會蜂擁而來。

他受夠了那些微笑前來卻又發怒離開的人，為什麼不能安安靜靜地消失，或是成為手機通訊裡沉默的「朋友」名單。一定要在他的生命裏撒野一番，留下些什麼才甘願罷休。

訊息通知沒有歇息的一天。後來他總算明白，當個給人希望又冷漠處置的萬惡罪人，還不如最開始便以惡人自居。所以當金髮同事動之以情時，他絲毫不理會。好不容易鼓起勇氣？他也是好不容易才學會保護自己。

他沒有必要守護對方脆弱的「好不容易」，碎成一地時，他連接也不想接。他的相片走向遠方，他的內臟掉落地上，也沒有人替他守住。

初四營業的店家比前幾天多些，幾乎都開工了。他這天沒有排班，從除夕到初三早已累得無法輕易從床上起來，只得仰躺在單人床上，滑著外送軟體，憋著尿意，尋找今早的腹慾放縱。他平日不是沒吃早餐，就是喝杯芝麻燕麥果腹，難得決定點一次外送，獎勵自己每天辛苦打工。

然而左看右看後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那間比其他店便宜五塊錢的早餐店，並點了始終如一的起司蛋餅——是所有加料蛋餅裡最便宜者。確認點單後，他翻身嘆了口氣，果然還是沒有充足的理由說服自己吃好一点，節省的日子過慣了，連一餐都改不來。

早餐很快就來了。他吃東西時尤其喜歡打開筆電，邊吃邊看影片。這是他為數不多的消遣。影片內容大多是喜歡的 Youtuber，有時是綜藝節目或各國的選秀比賽，偶爾也會看懸疑案件分析。毫無例外的是，他每部影片都會調整至 1.5 倍速，長一點的影片甚至會跳著看，或是邊看留言邊聽聲音。儘管他不是個急躁的人，但聽著與平日說話相等的速度，不知為何還是會稍感乏味，如果這時內容又是無趣的，那連難得的一餐都將索然無味。

起司的香氣於唇舌間滿溢，獨特的黏膩感恰到好處。夾起最後一塊蛋餅的同時，他看見了推薦影片清單上有則新聞，標題寫著「男性小心！捷運偷拍狼躲男廁」。雖然平日裡不愛看新聞影片，只喜歡報章雜誌，或是一些手機上出現的新聞文章，但他還是敗給了影片標題。該說鬼使神差嗎？總之他點了下去。

新聞具體說什麼他不曉得，因為看完留言後他便立刻將影片關掉了，絲毫沒有猶豫。

留言數沒有很多，大部分也不長，多是幾個字，少有完整的句子。或許是留言者以為，能用愈少文字表達幽默，愈是值得喝采吧。

口味真重。男上加男。幹嘛不看自己的？是不是自己的太小，要看別人有多大？哈哈！甲鬼甲怪。難道是零號？噁心死了。進去關後就不用再拍了，得爽死他。拍女人還正常，男人拍男人真的變態……。

這世界真的缺乏同理心嗎？他不知道。按照影片自動播放的順序，下一部

也是則新聞，標題寫著「O門捷運有偷拍狼！趁手扶梯拍少女裙底」，觀看次數是上一則的五十倍。（這也是他點開上一則新聞的原因，它的觀看次數並未破萬，以新聞來說實在少得可憐，讓他不禁好奇到底是怎樣冷門的內容。）他點開了下一部影片，按下暫停，大致瀏覽底下的留言後，這次直接按下關機鍵，將筆電闔上，不再給予其他影片機會。反正他早餐也快吃完了。

前兩則留言尚且令他感到溫暖，稍稍平復看完上一則新聞後心裡那股莫名的不爽。但再往下，又看見了路人的揶揄和自以為幽默。不知道這些噁心的傢伙是不是同個人。是同個人就好了，希望世界上想法糜爛的人可以少一些，或固定那幾位——他當然知道這個念頭天真得可笑——這樣他或許能豁達一點，不然無名怒火實在無處發洩。

他吞下了最後一口蛋餅，沒有半點味道，連起司都未起到點綴的作用。可能是冷掉了，他說服自己。

至於那則關進黑暗螢幕裡的新聞，人們在其中留下了這些：「祝福那位少女未來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」「支持女孩向男生提告，每個人都該為他們的行為負責！」「公布色狼！犯人還需要保護？」我想幫忙看證據。太菜了吧，這還被抓到。幹嘛要偷拍？直接虧不就好了。叫她以身相許啊……。

有些時候，不經意的一個舉動，隨口的一句玩笑，卻可以在他人心裡留下

好久好久。就像這些留言，哪怕經歷了千年，只要網路存有一天，它們就會留在上面。就算刪掉又何妨？道歉又如何？看過或聽過的人都會記得。心裡的傷痕，遠比外面看得到的那些，來得更深更廣。

他不敢說沒經歷過的人不曉得，但經歷過的人都會明白，這是肯定的。因為他就是。

雖正值冬天，午後陽光照射的街道仍是溫暖。他背著筆電，出門去附近的咖啡廳準備畢業專題。儘管一週五天在飲料店面對人群，已經不想花多餘的力氣與人交流了，但待在家裡敵不過懶散，甚至可能躺上床虛度整日。內心天人交戰、權衡一番後，他還是決定來咖啡廳用功。最好速戰速決。

下午的咖啡廳客人多，整間店幾乎坐滿了。他找了一張有插座的大桌子坐下。這張桌子上擺放整齊的薄霧隔板，阻擋了陌生人之間的視線與空氣，適當地撫慰疫情底下人人恐慌的心。隔板縮小了寬廣的世界，給客人狹窄的領域，將他人的唾沫未爆彈阻隔在外。至於是否真正有用，沒人敢說些什麼。他們都裝作盲目地接受，相信自己活在安全的世界裡。

他點了杯熱的抹茶那堤，多加了兩匙抹茶粉。特別甜，而且很燙，是他喜歡的味道。

咖啡店漫溢著淡淡的甜味，店內的英文歌圍繞身邊，還有忽遠忽近的聊天與笑聲。在隔板作用下，只要低頭打字或書寫，便有種與世隔絕的錯覺。儘管耳邊仍能聽見音樂與人聲，但什麼也見不著，令他安心許多。

他看不見對面的人，但從身形來看，應該是位身高不高的女士，因為她全身都藏匿於隔板後，僅剩放在一旁籃子裡的女用側背包。而旁邊則坐著一位戴著耳機的先生，看上去有點年紀，蓄著短鬍子，顯得精明幹練。

四周的客人十分安靜，使用電腦打字時都未發出半點聲響。他更安心了。

畢業專題以近統整階段，他在小組簡報上加了一些圖表和註解，不知不覺度過一個小時左右。他全神專注其上，並未注意到四周的變化，待他再抬起頭來，打算喝口熱抹茶時，才發現身邊的座位已換了人。蓄著短鬍子的先生不知離開了多久，換成了一群低聲交談的少男少女。他們將隔板拿下來，四個人舉著手機笑鬧，中間放了兩塊完整的小蛋糕，顯然聊得正歡，沒有閒功夫享用。

發現了鄰座客人的變化後，他才慢半拍地意識到，難怪自己那雙閉不得的耳朵，方才一直聽到低語聲，只不過他並未在意，注意力讓他忽略了一陣。但

意識到後，便很難再忽視。努力將精神放回自己的專題報告上，但耳畔的窸窣窸窣干擾不止。他不想聽，可是聊天的聲音和店內的音樂總會一併傳入耳朵。他開始責怪自己為什麼忘記帶耳機。

「你不是認識那個誰嗎，把他的 line 傳給我嘛！」女孩一噘著嘴道。

「蛤？他上次已經說不要了啊，妳不要害我們吵架。」坐在她對面的男孩一皺起眉頭。

「我又不會幹嘛……，是說，你昨天約那個超正的女生出去對不對？結果咧？」

「妳說到他的痛處了，哈哈！」男孩二原先大口喝著巧克力冰沙，一聽見女孩一的問題，笑得東倒西歪。「那個女生口罩拿下來後，差點沒把他嚇死。」

「你夠了。」男孩一推了男孩二一把，漫不經心地說：「也沒怎樣，反正下次不會再約了。」

「你就是這麼挑剔，才會單身那麼久。」女孩二咬著吸管，有些口齒不清，她面前的抹茶冰沙近乎見底。

他們繼續嚷嚷，聲音忽亮忽低，聊得無不是感情方面的問題。誰帥誰美，誰溫柔誰難纏，誰幽默風趣，誰陰陽怪氣。一個個原應鮮明的靈魂，到了他們口中那把定奪的尺，便有了分類和標籤，強硬地給予定位。

他聽慣了這些對談——從國小到大學，從校園到職場，這類八卦言論充斥在生活每個小角落裡——於鍵盤上敲打的指尖有些煩躁，惟願這群人快些離開。然而，他未預料到，身旁的少男少女們談著談著，竟開始將話題兜轉，從見不著的人聊到了周圍。

「對了，我一進門就發現，坐在角落的那個女生超可愛的！」男孩二悄聲道，但聲音仍穩穩地傳進他耳裡。

「哪有，還好吧。」女孩一順著望去，將對方上下打量後，有些不服氣。

「我比較喜歡後面那個。」男孩一也小小聲加入話題，他用手指頭比了比後面沙發上的女孩。那位女孩戴著耳機，手抱平板看影片，全身陷入鬆軟沙發裡。

「你們喜歡的風格差得真多。」女孩一翻了一個白眼。

「我旁邊的男生也挺不錯的。」女孩二依舊咬著吸管附和，說話含糊難

辨。

「對！我剛剛就看到了！真的超帥！」聞言，女孩一點頭如搗蒜，她的眼光倒是和朋友類似。

蛤，妳們喜歡那種的喔？男孩二不以為意。喜歡就去要 line、要 IG 啊。男孩一聳聳肩。不要，我不敢啦。女孩嚙嚙著。齁，怕什麼，不是敢跟我朋友要嗎？那是因為有認識的人啊，才不一樣……。

打字的手停了下來。面前的簡報差幾頁就要做完，但昨日的遭遇又開始上演，原先飛快動作的手指突然發顫，連按在正確的鍵上都難以辦到。

又得怪罪那雙無法閉合的耳朵了。為什麼會聽見這些呢，早知道就乖乖待在家裡，不要出來面對人群了。他舉起抹茶那堤，啜了一小口，卻還是差點燙著舌頭。

他正坐在女孩二的旁邊。這並非他第一次接受明目張膽的好感了。他也曾以為這些好感真的是

「好」感。或許是自己受人喜歡的證明，但面對陌生的善意，他卻沒有資格拒絕。被喜歡的人站不住腳，說不出對人狠心的道理，沒有人能夠釋懷清醒。

但他不想守護對方的心，也不願釋出同等的善意。他想先守護自己。於是，他僅能建起高牆，設法佯裝自己是自視甚高的傲者。就像拒絕昨日搭訕的女孩一樣，冷言旁觀，淡然置之。

可惜的是，在成為壞人以先，他還是個懦弱的人。他聽見讚美的第一反應，居然是想馬上逃離。專題報告再緊急，都抵不過臨陣脫逃的心情。

或許有人會問，他為什麼不對來者明說，為什麼要委屈自己呢？（但也知道誰會問，他根本找不到知心的人發聲。）

能說什麼？說那些男孩女孩看他，上上下下打量，發出譏笑聲，像細毛搔過他全身，極度不適？或是他能說，千萬個心動的人裡，總會有誰意圖不軌，他害怕，他身體上打得贏他們，但心裡不行。

能說這些嗎？他不能，他怎麼能，他說不出口，他的唇被自尊緊緊拉扯，他是沉淪的人。

收拾好東西，提著未喝完的抹茶那堤，背起書包。他推開門正要離開，卻聽見身後慌張一片。回首查探，目光正好對上了走向前的兩個女孩。

她們笑得靦腆，笑得侷促。她們有些緊張不安，但又略感希望期待。她們眼底發光，懷揣著內心調適一番後的「好不容易」，在另外兩個男孩飽含加油的注視下走了過來。

而他站在那裡，將身體擱置原地，轉身也不是，沉默也不是。

他是一個被動卻不能否認的人，連逃命都可恥，只得隨著世代給予的角色活著。他是一個無法償還來者期待的人，接不住對方的好奇，還不了他人渴望的關心。所以他只能站在原地，看著女孩揮手，忸怩地喚他先生，請他等一等。

他的照片擱淺在陌生手機，他的內臟遺落在店裡，他的身體棄捐在咖啡廳，只剩一雙接受世界點評的耳朵隨風遠離。

評語

張瑞芬老師：

疏離世界，冷漠人心，透過一個引人注意的帥哥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行止，看見年輕世代內心的自主封閉與孤寂感。近似散文，但文字細膩，淡而有味。